

诗人的餐巾

The Poet's Napkin

〔法〕阿波利奈尔 / Apollinaire 著

余中先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经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



诗人的餐巾

The Poet's Napkin

[法]阿波利奈尔 Apollinaire 著

余中先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经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诗人的餐巾 / [法] 阿波利奈尔著; 余中先译.

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0. 7

(经典印象译丛)

ISBN 978-7-5339-3021-9

I. ①诗… II. ①阿… ②余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法国 - 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01668 号

诗人的餐巾

作者: [法] 阿波利奈尔

译者: 余中先

策划统筹: 曹洁

责任编辑: 朱怡瓴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址: www.zjwycbs.cn

经销: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: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32

字数: 129 千字

印张: 6

插页: 5
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3021-9

定价: 23.00 元 (精)

编委会名单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：

于晓丹 孔亚雷 叶渭渠 许金龙 陈众议
陈寿朋 陆建德 宋兆霖 余中先 邱运华
高 兴 黄 梅

目录

- 亵渎神圣 / 001
异端头领 / 009
永无差错 / 022
天惩三故事 / 028
希尔德斯海姆的玫瑰或东方三王的宝贝 / 038
皮埃蒙特的朝圣者 / 046
奥诺雷·苏布拉克的失踪 / 056
阿姆斯特丹的水手 / 062
诗人的餐巾 / 068
假弥赛亚安非翁或多尔梅桑男爵的故事与历险 / 073
(以上选自《异端头领及同伙》)
乔万尼·莫罗尼 / 111
宠姬 / 125
阴间的未婚妻 / 131
蓝眼睛 / 138
被神化了的残疾人 / 143
圣女阿朵拉姐 / 147
饶舌的回忆 / 153
赌场邂逅 / 159

猎鹰 / 163

(以上选自 《被杀害的诗人》)

橙子汁 / 168

整容外科 / 172

激素疗法 / 176

女冒险家 / 180

(以上选自 《失散的故事》)

译后记 / 183

亵渎神圣*

瑟拉芬神甫长得又高又瘦，他用教名代替了一个巴伐利亚名门望族的姓氏。他的皮肤茶褐色，头发金黄色，眼睛如溪水一般碧蓝。他说起法语不带丝毫外国口音，只有那些听过他念弥撒的人，才会猜测到他祖上是日耳曼人，因为神甫是用德国人的语调来说拉丁语的。

他先是从军，从慕尼黑的马克西米连士官学校毕业后，穿了一年的近卫骑兵军军服。

生活早早地就令他灰心，他脱下戎装，隐居在法国圣方济各会的一个修道院中，不久后，他就皈依了教门。

没有人知道，是什么样的经历促使瑟拉芬神甫遁迹于修士之中。人们只知道，他的右小臂上刺着一个姓名。当神甫布道时，他淡褐色道袍的宽大袖子缩落下来，唱诗班的孩子们看见过它。那是一个女人的名字：爱丽诺尔，它在古代的骑士小说中还是一个仙女的名字。

* 这篇小说最初发表于《诗歌与散文》第九卷(1907年3—5月)。

* * *

一个巴伐利亚军官摇身一变，成了一个法国圣方济各会的修士，几年后，瑟拉芬神甫已经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传道士，还是神学家和决疑论者，他的名气传到了罗马，教廷把他召去，担任封圣反辩人这一微妙而又可憎的职位。

瑟拉芬神甫很认真地看待自己的角色，在他就职期间，没有过任何的封圣。瑟拉芬神甫满怀有一种激情，一种简直被人以为是撒旦般的激情，百般努力地阻止斯塔夫罗^①的热罗姆的封圣，使得此事从此搁浅，尽管这人物至圣至尊。他还证明了，伯利恒地方可尊敬的玛丽亚的迷醉，实际上是歇斯底里的发作。耶稣会修士们因害怕这位可怕的封圣反辩人，就自行撤销了推举让·萨利耶神甫位列圣品的计划，尽管他从十八世纪起就被公认至圣至尊。至于罗布雷加河边上胡安娜，这位马略卡的花边女工，虽说她的生平事迹传遍了加泰罗尼亚，而且据说圣母马利亚向她显过灵，至少有三十次，无论是独自圣灵，还是陪伴有阿维拉的圣女特蕾莎，或者有圣伊西多尔，我们的瑟拉芬神甫还是在她的生活中发现了弱点，以至于西班牙的主教们自己就放弃了对她的推荐，她的名字也从此不再被提及，除了在巴塞罗那某些声名狼藉的楼馆里。^②

① 斯塔夫罗，比利时一地名。

② 这一句影射毕加索的名画《阿维尼翁的姑娘》，因为该画令人联想起巴塞罗那那那遍布妓院的阿维尼翁街。

瑟拉芬神甫狂热地丑化向来受到尊敬的已故圣者的做法，激怒了想在这些神圣事业中获益的教会，教廷出面干涉，停了他的职位。何等的胜利啊！他只得返回法国。他那封圣反辩人的奇特名声也跟着他回来了。人们听他宣讲死亡或者地狱时不寒而栗。假如他抬起胳膊，他的右手就像一个侏儒魔鬼带角的脑袋，因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人们只看到大拇指和无名指，其他的手指头都没有了。爱丽诺尔这一名字发蓝的字母几乎难以看清，显得像是一块被地狱之火烧坏的疤痕，而当他奇怪地念出几句拉丁语经文来时，信徒们便颤抖着连连画十字。

在未来圣徒的生命中挖掘时，瑟拉芬神甫总是看不起一切人性的东西；他蔑视所有的圣人，他相信，假如他活在他们的时代，在评审时履行反辩的职责，他们根本就不会被封圣。尽管他没有明说，人们对圣人的敬崇在他看来几乎有一种异端的味道。所以，只要有可能，他就要指出，圣三位一体的人物……

* * *

人们并没有低估他高贵的美德，他成了大主教的日常忏悔师。生活在一个反教权主义的时代，瑟拉芬神甫不会不竭力寻找办法，以治愈人们普遍不信教的毛病。他苦思冥想后认为，相对于神圣本身来说，圣人的干涉简直是小打小闹：

“要让世界回归到上帝，”他自言自语，“就要让上帝本身回归到世人中间。”

* * *

一天夜晚，他睡醒过来，十分惊奇地想道：

“我怎么能够亵渎神圣呢？我们难道不是一直有上帝在我们中间吗？我们难道不是有圣体，假如所有人都以它为食，它不是可以摧毁大地上的忤逆吗？”

于是这位修士起床，穿上了他的棕色粗呢道袍；他穿过了寂静的回廊，唤醒了看门的修士，离开了修道院。

街道一片昏暗，捡破烂的人守着油灯，看上去像是一簇簇鬼火，负责熄灭煤气街灯的人匆匆地扑向依然在十字街头跳跃的火焰。

不时，从一家面包铺的通气窗中，透出一丝微光。瑟拉芬神甫朝那里走去，伸出双手，念叨着圣事仪式上的用语：

“这是我的肉体，这是我的鲜血……”如此为整个面包房祝圣。

黎明过后，他感到厌倦了，并意识到他祝圣过的面包数量之多，足以提供给差不多一百万人的领圣体仪式。这一繁多尽可能满足当天的圣体。全靠这圣体，人们将重新变得善良，而从中午之后，上帝的恩泽将普降大地。这是何等的奇迹，何等的狂喜！

整整一上午，这修士穿行于漂亮的街道，中午时分来到了主教府附近。心满意足的他找到了主教，主教正在桌前就餐。

“请坐，我的神甫，”高级教士说，“你来得正是时候，请你跟我一起吃饭吧。”

瑟拉芬神甫坐了下来，在等上菜时，他看着横躺在桌布上的面包。主教切了一大块面包，切口的一侧看起来又圆又白，像是一个圣体饼。主教把一片肉和一块面包送入嘴里，然后继续说：

“你来得正是时候，我正需要你的协助。今天早上我都没有做弥撒。吃完这顿饭，我要做忏悔。”

修士颤了一颤，一面看着主教，一面以沙哑的嗓音问道：

“大人！一个致命的罪孽吗？”

但这时仆人来了，端来一盘热腾腾的菜，放在修士面前，高级教士急忙把一根手指头放在嘴唇上，示意他噤声。仆人出去了，瑟拉芬神甫站起身，重复道：

“一个致命的罪孽吗，大人？……可是你吃了面包！”

主教吃惊地看着他，把搓好的一个个小面包球抛向天花板。他想到：

“何等的狂热！我要换一个忏悔师。”

修士又说：

“一个致命的罪孽吗，大人，而你却吃了圣体面包？”

高级教士否认道：

“你理解错了，我的神甫，我对你说过，今天早晨我没有颂过圣弥撒。”

但是，瑟拉芬神甫双膝跪地，双臂交叉成十字，叫喊道：

“我是一个大罪人，大人，今天早晨，我为这个城市中所有面包铺的所有面包都祝了圣。你吃的是祝过圣的面包。如此众多的人中间有许多人犯下了致命的罪孽，但他们都吃了我们救世主的肉体！由于我这个渎圣的神甫，神圣的肉食遭到了

亵渎……”

主教站起身来，形容可怖。他尖叫道：

“诅咒你自己吧，修士！”

随后，在他的心中，神甫的古老职责又跟古典的理念追忆混淆在了一起，他宣称道：

Advocat infame vatem dici^①

同时又以十六世纪法国人的方式风趣地念出：

无耻下流的辩者，从这里走开

紧接着，他哈哈大笑起来。

修士却没有笑：

“向我忏悔吧，大人，”他说，“然后我再向你忏悔。”

他们彼此宽恕了对方。然后，按照有罪的方济各会修士的意见，主教府的四轮华丽马车都套上了马，仆人们，还有住在主教府的小教士们，前往各家面包铺，去购买面包，好存放到那个亵圣修士的修道院里去。

* * *

修道院中，聚集着不少修士，守门的神甫说：

① 拉丁语，意思见下文。

“瑟拉芬神甫变得怎么样了？他可是美德满满的啊。也许，这有点儿像我们过去的那些修士，他们被一些天堂的鸟儿迷惑，整整好几个世纪一直沉浸在迷醉之中，或许，他会在一百年之后回来……”

众修士连连画十字，每个人都觉得有一个故事要讲。一个说：

“有一个黑斯特巴赫的修士，他曾怀疑永恒的存在，有一次他在森林中追逐一只松鼠。他以为在树林中待了十分钟。但在他回修道院的途中，他看到路旁的小柏树已经变成了参天大树……”

另一个说：

“一个意大利修士聆听一只夜莺的鸣唱，以为仅仅听了一分钟，但回到修道院时……”

一个喜爱吹毛求疵的年轻修士冷冷一笑：

“希腊人讲述过不少此类的经历，可谁知道呢？在这些中世纪的鸟儿身上，兴许有古代美人鱼灵魂的转世……”

这时候，有人来敲修道院的门，进来的是主教府的小教士，他们小心翼翼地捧着祝过圣的面包。面包是各式各样的。有的像又长又细的笛子，一些波尔卡面包很像是圆圆的金币——面包皮一片金黄，恰似金纺锤，粘撒的面粉一片雪白，像是银粉——是不懂得纹章艺术的揉面工捏歪了^①，还有一些维也纳小面包，像是色泽发暗的橙子，而一些家常面包，则依据形状的不同被叫做面卷或者裂衩。

① 波尔卡面包，一种菱形面包，故像纺锤，也会使人以为是捏面时捏歪斜了。

修士们唱着 *Tantum ergo*^①，在他们面前，小教士们把他们的载荷送到小礼拜堂，把一个个面包堆在祭坛上……

作为对渎圣的赎罪，神甫和修士们彻夜地崇拜。早上，他们领了圣体，在接下来的几天中，他们一直消费着圣体，到了最后几天，圣体在他们的牙齿下脆生生地喀吧作响，因为，面包已经变得干硬了……

* * *

瑟拉芬神甫没有再在修道院露面。没人知道他后来的情况。有一天，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，说是在北京的混战中，人们发现外国军团中一个无名士兵的尸体，在他的右小臂上，刺着一个女人的名字：爱丽诺尔，它同时也是古代骑士小说中一个仙女的名字……

① 这是祝圣歌最后两段中的第一句的开头，意思是“以如此的（祝圣）”。

异端头领*

盎格鲁-撒克逊世界对宗教问题很感兴趣。尤其是在美洲，从基督教中产生出来的新宗教每年都层出不穷，招收数量众多的人教者。

相反，改革家和先知们却使天主教变得无动于衷。确实，它不再怎么关心它那宗教的实质。因此，那些个有时能导致一种异端邪说创立的神学上的小小争执，也极少发生。实际上，天主教神甫脱离教会的事倒是常常发生。这些逃逸都是出于信仰的丧失。许多这样的神甫拍拍屁股走人，因为他们在伦理和戒律等问题（例如，神职人员的结婚问题）上有自己特殊的观点。绝大多数的还俗者不信神了，有一些同时还创立了一个小小的门会。但是，却不再有真正的异端头领——例如，像阿里乌^①这样的人——了。有可能存在个把爱跟人开玩笑的孤独者，而一个埃尔塞撒伊主义者^②似乎是不可能出现的。

* 这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02年3月15日的《白色杂志》。

- ① 阿里乌(约250—336)，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司铎，他认为基督是造物，是有限的，被早期的教会视为异端。
- ② 埃尔塞撒伊忠诚于摩西法律，却拒绝献祭牺牲，相信圣灵连续地体现在亚当、挪亚、雅各、摩西、耶稣等身上。他创建的埃尔塞撒伊会活动于中东地区，是一个犹太教基督教门会。

鉴于这一理由，本尼狄托·奥尔菲的情况在我看来，就是唯一的例外了。十九世纪末期，此人在罗马创立了叫做三生三体的异端邪说。

* * *

从一八七八年起，R. P. 本尼狄托·奥尔菲在罗马就是他那被排斥的门会在教廷的代表。本尼狄托·奥尔菲教士是神学家和美食家，虔诚而又贪吃。他在教皇的宫廷中很是自在，若是没有后来的那些事，今天他或许已经成了红衣主教，就是说，有资格被选为教皇。这个人生来就配成为一个穿紫红色教袍的温和的主教，却因为自称创立了一种异端而自毁前程。他被开除教籍后，便隐居在弗拉斯卡蒂的一个别墅中。他在那里大摆王者的架子，他的信徒中有他的仆人，两个虔诚的贵妇，还有几个乡下孩子，他向他们教授基础教理。在他看来，他就这样筹备着一个无比光荣的教派，命定要替代天主教教会。如同任何一个异端头领那样，他抛弃了凡教皇必正确无误的教义，起誓说，上帝赋予了他对教会进行改革的权力。我想象，假如本尼狄托·奥尔菲成了教皇，而且他的异端思想只是在这一时期才得到启迪，那么，他正好相反，会使用教皇必正确无误的教义，来迫使天主教徒们相信他的学说，到那时，便没有人能否定他的学说而不被当做异端了。

* * *

五月份一个温暖的下午，我拜访了本尼狄托·奥尔菲。异端头领坐在一把柔软的扶手椅中。他的桌上堆放着一些文件——很可能是敕书或是通谕。他十分平民化地接待了我，并看在我面上，特地让人拿来了陈年的圣葡萄酒，还有一些罗马或西西里的小甜食：核桃蜜糖粘，一种带玫瑰、薄荷和柠檬三种香味的酥饼，里头有蜜饯果脯（橘皮、枸橼、菠萝），叫 *cotogniata* 的甜丝丝的木瓜酱饼，另一种叫 *cocuzzata* 的甜酱饼，一种叫 *persicata* 的带桃子酱的蛋卷饼。他一个劲儿地劝我尝尝圣葡萄酒，一边和我一起品尝，一边还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真正满足的表示：连连点着头，一口酒含在嘴里，鼓动舌头和面颊，好像很珍惜地吸溜着，左手轻轻搔挠胃部。我很快发现，这个好心的异端头领是个聋子。由于他早已知道，我来拜访他是为了做一些笔记，准备以后撰写一篇论述他异端学说的论文，我便让他由着性子说，而绝不去打断他。

本尼狄托·奥尔菲，原籍亚历山德里亚城^①，很乐意地讲着亚历山德里亚方言。他的话语中夹杂着一些下流甚至淫秽的词句，但令人惊讶的是，它们很有表达力。使用如此的一些词句，确实达到了一种神奇的效果，神秘主义与色情主义挨得是多么近啊。尽管对文献学家来说，某些表达可能会有一些益处，我仍然不坚持奥尔菲精神思想的这一方面。我对意大利方

① 亚历山德里亚城在意大利。